

闵启烈 著

权力 所有

QUANLISUOYOU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权力所有

闵启烈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所有/闵启烈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7

(文史集丛/智杰主编)

ISBN 7 - 5034 - 1648 - 3

I. 权... II. 闵...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0173 号

责任编辑: 杨玉文 封面设计: 牟方敏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 101117

装 订: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 1011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本

印 张: 12.125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10 元

定 价: 21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长篇小说： 权力所有
作 者： 闵启烈
通信地址： 新疆独山子 4-31-22
(邮编： 833600)
电 话： 0992-3862376 (住宅)
0992-3689876 (办公室)

作者简介

闵启烈，男，原籍武汉，学历大专，先后在企业党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劳人处干事，审计处副处长，信访办主任等职。

9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省级、市级、区级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

2005年五月

内容简介

国有国有，权力所有。他是企业权力的化身，集钱财物、产供销于一身，他要敛财搞腐败，那还不是芝门开门，金银财宝就在眼皮底下。以权易权，以权易钱，以权易色，这是当代权力的一大功能。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在权力公司这个独立王国里，权力只有地平线并无“界限”，他公权私用无不至其极。

情妇！这个古老而又时髦，让男人亢奋而又亵渎女人的字眼，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官场上的交易比市场上的交易花样多多，不全是用人民币，还有官阶和女人。他付给上司女人，跟付钱是一样的一码子事。“在他们眼中，二奶和情妇都是商品，就像奔驰和别墅一样，他们的腐败源于贪婪而非情欲。”他睡的女人上司要睡，他连哈哈都不打地就无私奉献。

中国的官们是怕官不怕法。面对权力的淫威，面对有腐败权的上司，他，还有他和他们，与之展开了一场扼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捍卫国有资产不被肢解、鲸吞的的明争暗斗……



目 录

一.....	1
二	13
三	23
四	36
五	49
六	68
七	75
八	91
九.....	119
十.....	132
十一.....	142
十二.....	166
十三.....	176
十四.....	188
十五.....	209
十六.....	218
十七.....	240
十八.....	258
十九.....	272
二十.....	287



权力所有

二十一.....	304
二十二.....	323
二十三.....	344
二十四.....	356
二十五.....	366





总公司现在的一些例会，是越开越长。要是这会有总经理来参加，那会就开成跟电视连续剧一样的又臭又长的没完没了。过去，这帮官爷们还都烦会，说有些会是和尚做美容，没事找事的浪费时间，是地地道道的慢性自杀。自打总公司升位副部级公司这半年来，这帮官爷们天天巴望着开会。当然，必须是有总经理黄智参加。说白了，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会，是要面见总经理黄智。

这也难怪，总公司升位以前，这些人想什么时候去请示汇报，就去总经理黄智的办公室，现在都没门了，他们要见总经理比见国家总理还难，总经理办公室的门，连他总经理黄智自己都快摸不着北了。都有大半年了吧，总经理黄智都在外面的不是这个酒楼，就是那个饭店里秘密办公，说是离群独居排除干扰抓大事，还三天两头的换地方，这两天在仙岛山庄的 808 室，下两天可能就在江滨大酒店的 1216 号房间。反正是狡兔三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让你守株待兔的逮着。谁要求见，必须经办公室主任伍保胜征得总经理黄智的同意，方能被安排去见总经理黄智。总经理黄智这么做，自有他的事由。总公司升位以后，下属的各个分厂、分公司。各级机关的各处室，都面临着同步升位和重新组合调整的大动作。伊始，也就是总经理黄智没开展游击战以前，总经理黄智的办公室，整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找他黄智请示汇报的人们，排着队等候



着晋见。所以，他黄智才不得不玩起金蝉脱壳的游戏，让那些跑官要官的公仆们找不着北。除了个别非总经理黄智参加不可的会议外，你就别想谋总经理黄智的面了，这么一来，让那些有雄心壮志，有大动作的人，一个个如惊弓之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只能寄希望于开会，才能有幸见到总经理黄智，说上几句话。

今天，是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总公司的一级例会。会上要分析总结上半年总公司及各分公司的生产、销售和投入产出等经营情况，布置安排下半年的任务和各项指标。总经理黄智是非到会不可的。各单位的领导人，一个月前就开始运筹帷幄，准备下了讲话稿，要把成绩说够，功劳讲透，要把他们半年来的辛苦，像钉子一样扎进总经理黄智的脑袋里。本来就是经济活动分析会。过去发言，都是用数字说话，将本期数和上年同期数作个比较，讲点因果关系就完了，一个半小时松松的。今天，却变成了上半年的总结表功大会，三个多小时还不见尽头。一个个的硬是抓住机遇不放，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没完没了。让人听起来，若大个地球，就是他在推着转的，好像刚才财务处处长总结上半年的财务收支情况，报告的财务亏损四千六百万，与他们一个个毫无关系。去年全年亏损六千八百万，今年上半年就亏了四千六百万。也可能是刚才在财务处处长作财务发言的同时，总经理黄智插话说，上半年的四千六百万亏损，主要是受国外化工产品走私造成的。总经理黄智还重复着说：去年全国大大小小的企业，有百分之八十都报亏。那潜意识就是说：四千六百万亏损，跟在座的人，包括他总经理黄智在内，没有关系。所以，这些人表起功来，一个个理直气壮，牛皮哄哄不嘴软。

对头一年，全国性的报亏，中央的红头文件和各大党刊党



报早有定论：是企业管理滑坡造成的，总经理黄智他是知而不言。这也是人之常情，谁都不乐意往自己脸上抹黑。带头羊怎么走，下面的人就怎么跟。正好投其所好。谁不知道他总经理黄智有恐坏症？只能报喜不能报忧，你听听，尽管这帮人，一个接一个长篇大论的自吹自擂个没完没了，都三个小时过去了，总经理黄智照旧是四平八稳津津有味的坐在台子上阳光灿烂的洗耳恭听。台下的人，可没有总经理黄智那么好的修养，有聊天的，有读书看报的。还有的在那蓄精养锐，准备着好精神，留到晚上去夜生活中搏一搏，干脆就在那里埋头大睡，时不时有鼾声入耳。供应公司的经理田亮，和销售公司的经理许杰，至始至终都在那儿叽哩咕噜的说话，全然两耳不闻会上事。不知什么时候，猛一见身边的人全都站起来了，许杰和田亮也慌里慌张不知所措地跟着站了起来，两人还当是要唱国际歌了哩。两人举目一看，只见人们都跟钱塘江的潮水似的，直向走下台来的总经理黄智冲涌过去。

办公室主任伍保胜和几个小秘书，挡在总经理黄智的前面，不停的用手操开挤上来的人们，嘴里大声吆喝着：“让开让开，有事到办公室去，办公室安排你们去见总经理。”总经理黄智被几个小秘书簇拥着，边往门口挪动着，边三言两语打发掉挤到跟前来向他请求指示的人们。

许杰和田亮也夹在人群中，向总经理黄智那边挤过去，许杰压根就不想在这种场面过去让总经理黄智看到他。他们销售公司，在这大半年里，化工产品受走私产品的挤压，产品销售不出去，大量积压。几个厂子开开停停，总经理黄智三天两头吆喝他去光顾。所以，他是这几百人中，唯一一个不愿意见到总经理黄智的人了。田亮非拽着他不放，要两人一起走。两人好不容易挤到了总经理黄智面前，田亮正要开口说话，总经理



黄智一眼瞅见了许杰，就先开口了：“老许，你今天为什么不发言，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嘛，嗯——！你得削尖脑袋，摇着尾巴去给你找销路，你这样堵着我的屁股，总公司几万人怎么活呀。还是那句话，不管人家先付不付款，只要有人要，你就给我卖，你再压人家的货，我就炒了你，哼！”许杰听了，跟没听见似的。不吭不哈没眼瞧的看着一旁挤挤搦搦的人群。什么叫“压人家的货”！我压了哪个人家的货？我许杰不就是压了你黄智小姨子江西清河公司无款先货的货吗！你他妈还是总经理哩，有本事，你咋不当着这众人的面，直截了当的说你那个江西清河公司的名字来，有种……“总经理！”就听见田亮的大嗓门喊开了，“一分厂一号炉的选订，总经理您得亲自主持个会，把它确定下来，要不……”“你怎么搞的，我刚才不是说了，一号炉订货，让胡世名胡老总定嘛。你怎么还来啰嗦！”总经理黄智堵了田亮的话，很不耐烦的呵斥道。田亮唯恐失去说话的时机，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大声喊道：“胡总说他现在定不了这些事。说他定了，别人也不会服从。他让我直接找总经理。”总经理黄智两眼一瞪，大声喝问道：“那为什么？”田亮见问，倏的一下不知如何作答，老大一阵子说不出话来。田亮心虚地望了一眼四周的人群，看到了一双双催命鬼似的眼睛，都在怪怪的瞪着他。那些眼神似乎在说：快说呀，你快说呀！田亮勾了下头“咳咳”了两声。吞吞吐吐的嚷嚷道：“因为……胡总……胡总……胡总因为……胡……”“行啦行啦！你怎么啦！”总经理黄智见田亮像只有蛋下不出来的鸡，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说不出话来，就气大的朝田亮挥了下胳膊，大声斥责道：“你这炮筒子，一直不是快人快语的吗？今天你胡……胡个什么呀！你……你便秘了是不是！看你这个胡不出来难受的样子。就这样，先让老胡定！”总经理黄



智吼完，全场愕然，雀寂无声。田亮看着众人一个个惊愕的怪样子，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为总经理黄智说他田亮便秘了愕然嘛，还是黄智说一号炉的选购让胡世名定夺而愕然。少顷，就听见人群里有人大声喊道：“老田——田经理，你这门大炮今个咋就放哑炮了，你就把它胡出来让大家听听嘛，关键时刻你怎么个就便秘了呢！便秘了你就到厕所去嘛，何必在这里浪费大家的宝贵的时间。”话音刚落，全场几百人哗啦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地哄堂大笑，声浪把窗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叫。众人的大笑，让总经理黄智愣了片刻，接着他也不知所以然的“嘿嘿”冷笑了两声。

站在一旁的许杰没有笑，他那张跟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矢村警长一样凶狠的刀板脸，拉得更长了，那对浓眉凹眼闪着犀利的凶光。许杰紧拽着大脸大脑袋，长得慈眉善目五大三粗跟堵墙一样宽大的田亮，挤开人群，向门口走去。田亮到没觉得难堪，他心里明白大夥为什么笑。大夥并非是在笑总经理说他田亮“便秘”了的那句话。多茬是在笑他田亮，说到胡世名不能断事，又不敢道出胡世名陷入女人劫自顾不暇的原委来，在总经理黄智面前吱吱吾吾的狼狈像。他田亮岂能当着这几百人的面，对着总经理，说人家胡世名搞女人被人家老公抓住了裤腰带这种事吗？尽管全场的人，都明白他田亮胡……胡……胡的要表达的是什么，他田亮再炮，也不能炮出那话来呀！今天算他田亮倒霉，只能装傻卖呆的白挨了一顿尅，还让人家下来拿他的“便秘”作笑料，冲他逗乐子，此乃后话。

许杰拽着田亮，被人群夹持着向前挪动着，忽的，就听见后面总经理黄智非同小可的在狮吼狼叫的训斥人：别说了，你还有脸说，你们三个副经理，都管不好一个五六百人的兴拓公司，我一人管着两万多人的总公司。如果都像你这样，屁大点

事都要我出面说话，我还能说得过来吗？给你权，就是叫你在
那处解决问题的，哼！人群停止了挪动。许杰和田亮也停下来，
随着大夥转身往回看，只见兴拓公司的副经理马明亮，跟个
让皇上吃错药的太监，一身罪该万死的样子，佝偻着他那一
米五几小不点的身子，跟个八九岁的小孩般大小，两支胳膊耷
拉着吊在胸前。垂着的小脑袋，时不时往起纠纠，贼眉贼眼的
瞟瞟总经理黄智，嘴里还不停地哼着：是……是……是……就
又听见总经理黄智，跟训孙子一样的训斥道：你个草包蛋！我
不是给你下了第一副经理吗？第一副就是第一把手。你要不干
了，就让别人干，你可以写个报告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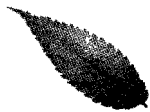
总经理黄智，为何当着数百人的面，如此这般凶狠地痛斥
马明亮，熟眼人一看便知。许杰嘴里不屑地国骂了句：他妈
的，又在演戏！

马明亮管辖的兴拓公司，早先是个为总公司各生产单位服
务的后勤公司。黄智到任后，正赶上全国跟当年大办钢铁运动
一样的大办多经，转眼之间，各种公司如雨后春笋，破土而
去。黄智在大搞多经公司的同时，趁机给兴拓公司拨款投资，
大兴土木，又把生产上闲置的一些设备给了兴拓公司，建起了
几个化工后加工工厂，和几个为生产厂提供一些地产材料的生产
厂。兴拓公司，就成了一个厂中厂的实业公司。几年来，黄
智折东挪西，给了兴拓公司不少投资，兴拓公司的年产值不断
翻翻。兴拓公司职工的工资，都进总公司的工资总额，而它的
产值，却不进总公司的财务报表。也就是说，它的投入，是国
有资产的资金。而它的产出，却不归国有。属于平湖化工总公
司全民所有，说白了，也就是他黄智所有。用他黄智的话说，
是给平湖化工总公司的老百姓办实事，而老百姓都说，是给他
黄智办私事。



老百姓说的没错，这些厂中厂，是一种变钱的小金库，它将国有资产，变为全民资产，继而变为部分人的私有资产，产出私有资金。总经理黄智，为了牢牢地控制这棵摇钱树，几年来，都一直不设正职，任命了三个副经理，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三架马车为了抓权，抓钱，各拉各的套，各唱各的调，互相倾轧。常道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能干的，不如会看的。一年多后，小不点的马明亮，终于脱颖而出。他比那两个副经理聪明得多，会来事得多。懂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投钱要投在脸子上。马明亮长年不断翻新的礼花炮弹，终于打动了上帝，黄智就给马明亮下了第一副经理。拴在马明亮身上的套绳，虽然往上提了一点，仍然是还悬在半空中。也就是告诉他马明亮：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所以，他马明亮每每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总经理黄智的面，叫苦连天，嚷嚷着工作不好干，示意他马明亮在兴拓公司的权力还不小，他是在被荆棘中夺取胜利，以示众听。而暗地里，在黄智面前，他却又另是一付嘴脸，从来是报喜不报忧，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办的事让吊死鬼都兴奋。今天，当着这几百人的面，马明亮当然不会放弃机会，又故伎重演了一番。

“走走走”许杰拽着田亮，两人分开众人挤了出来，两人坐进车里，田亮边发动边嘟嘟：“他妈的，这开的什么鸡巴会！三个小时屁事没解决。一个个都他妈的灶王爷上天，尽言好事。妈的，现在的人尽能干些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事。”许杰坐到车里，就依在靠背上闭目养神。听了田亮的牢骚话，没睁眼的跟着说：“现在不立牌坊，什么时候立，这些人还不是想趁这次总公司升位，机构重组，挤上这趟过山车，往上爬一爬。哼！什么叫奴颜婢膝，这就叫奴颜婢膝！你听听这帮人，开口一个总经理亲自关怀，闭口一个总经理言传身教，呸



！真恶心！”田亮握着方向盘，踩着刹车板，瞅了眼许杰，说：“那……那你为什么不在会上喊几句，这大半年里，你们销售让走私货整的焦头烂额。逆风知劲草，战火中见英雄，你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重新开拓市场。尽力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你咋不在会上表表？”许杰仍闭着眼，不咸不淡地说：“那是我的工作，我干的事，又不是给他黄智干的，是公司，给国家干的。我又不需要假他黄智往上爬，我为什么要在他黄智面前喊功呢。这大半年我都三天两头见到他，从不当他黄智言功一句。看看他黄智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我还信不过他哩！咱跟他姓黄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良禽择木而栖，好钢不钻烂铁，要不是方强和你两兄弟，我早就炒他妈黄智的鱿鱼去广东了，我对他黄智喊什么喊，真要喊，我就喊他黄智腐败！”田亮知道许杰牛，也就不再往深里说，松了刹车，慢慢驶出了停车场，上道前，田亮看了眼仪表盘上的显时器，停下车说：“嘿，这午饭和晚饭该一堆吃了，咱们去仙岛吃工作餐吧？”许杰说：“不不不，刚散会，都要吃工作餐去。这么多人，跟疯了一样，汤宁宁能作个什么好的给你吃？去……去我那吃快餐算了。”

小车在大道上跑了阵子，拐进了偏道，田亮减了车速，瞧了旁边的许杰一眼，说“嗨，你说刚才大老板那样追着非要问个为什么，他难道不知道胡世名胡总让人抓了小鸡鸡的事吗？”许杰装睡没接话。田亮揉了揉许杰又大声说：“我问你呢，你说刚才大会上，大老板对胡世名搞女人的事，是明知故问，还是他故意想要我当着那几百人的面，说说胡总那鸟事？”许杰没法再装睡了，他耸耸腰，坐直了。从车上的小镜里扫了田亮一眼，很猥琐的“嘿嘿”笑笑，说：“我说老同学，你没搞过别人的女人，不知风花雪月八面风，不懂情故！



对情场上的知识，你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没有，你真得实践实践扫扫色盲，要不，你以后还会出今天的这种洋像！”许杰这么一说，田亮很不服气，眼一瞪，头一昂地大声吼起来：“我……我怎么出洋像了，你……你说我今天错在哪啦？本来嘛，胡世名搞女人被人掀了，除了纪委还没插手，总公司哪个部门不知道。交到组织部方强那去的材料都成堆了，这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桃色旧闻了，他总经理黄智装什么蒜，我已经说出了胡胡的那个意思了，他还非追着问个为什么，你说他这不是明知故问还是别有用心是什么？”田亮吼完，许杰讪笑着卖起关子来，又不搭腔子。

田亮这下急了，田亮是个大炮筒子，不喜欢闷葫芦。他把车拐到一旁停下来，转过身虎生生地瞪着许杰：“你……你说呀”。瞅着田亮猴急的不肯罢休，许杰就讪笑着问田亮：“你怎么知道大老板是明知故问呢？”田亮瞪着困惑的眼睛，说：“哼，这……这全公司上下，早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嘛，他一家之主哪能还不知道，”许杰说：“既然是全公司的人知道了，那刚才大老板问你，你为啥不来个细说分明？”许杰这一问，让田亮直翻白眼的“咳……咳……当那么多人，咋……咋好说。”许杰又问：“那要是大老板单个问你，你说不？”田亮翻着白眼珠子，思忖了好大会才说：“我……我会说……说总经理，你去问他胡老总自己吧。”许杰问：“那是为什么？”田亮直摇头的“我不知道，有点那个…好像是当他总经理黄智的面，说胡老总搞女人，搞出事来了不大合适。”许杰：“哈……哈……”一阵大笑后说道：“这不就得了，你这大炮田亮，都不敢放，别人谁还敢放”。许杰收了笑脸，一本正经地说：“告诉你吧，老同学，这叫做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平湖化工总公司，没有人不知道，仙岛山庄的经理汤